大學疏略

大學疏畧序

大學者虞夏殷周四代聖人設大學成己成物之學也孔子學其學傳其爲書以接後來者也程子曰古人爲學次第是矣師儒立敎而弟子效行故曰學君之子學爲君卿大夫士之子庶民之俊秀學爲臣故曰大學其學之道三曰明德曰親民曰止定靜安慮得有體有用又有循序可得之功而道畢矣舉其道而試爲之卽不能不又有

序焉六先七後序即道之措施也要之齊治平操之於修身而修身不外致知格物故一要於修身為本而功歸於知之至終始一知而已矣此自古所傳不易之道可稱為經其下文則釋辭也可稱為傳古本通屬經為一篇刻載禮記統似孔子之文自程子摘為一書朱子覯玩有得若為曾子所述又分經傳章句向亦嘗疑之力追古本義有可通而擬於講求久之已意適暢而朱說有未同者亦

不敢終遂獨見，參會求得乎當。古文錯簡，誠或有之，以意逆志，不害其志，此古人所賴有後學也。獨格致補傳爲淺嘗。按朱子於學庸疑義頗多，卒主程子居敬之說。其與胡廣仲諸人書，及語錄所載，及或問一編，皆言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層功夫。謂向來格致之論，猶爲未安，卒用以小學補大學之闕。令學者無便從窮理做起，意亦畧見大學序中。其於爲學次第，可謂得矣。但十五以後，卽不須存

養。無是理也。又按詹師强爲朱子刊四書未識卽集註否。朱子數進書止之。謂是一時所見。將來或又有進。僭固不從。僅取問學庸舊本。修改刊之。其最後一書。又諄諄切切。謂舊版不勝修改。且亦無時而已。將來豈復有留意於此者。使熹介然常有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于論列行遣而已也。又按朱子章句成於淳熙十六年。歷紹熙五年。慶元六年。而朱子卒。其間十有一年。臨革尚改大學誠意章

是終未決也沐竊以格致何獨無傳安知非
止有可詳蓋向唯以窮理爲致知不以存養
爲致知故終見有闕文余嘗體按此心虛靈
之機止定則明靜之益明安之益明再加思
慮以窮理即無有一毫之不明矣故必合定
靜安慮以存養此知而明德之體于此見即
明明德之功亦于此見矣所謂致知即此是
也若夫格物則力行也格者至也以我所致
極明之知到了物上所謂格也迨夫物格矣

則知乃至。而知行惟一矣。內外無間。即爲意誠。故所謂誠其意一章。并釋之矣。此以知古本或有錯簡。而定無闕文。僭成疏畧一書。我不敢知曰。於孔子之文有當。我不敢知曰。於朱子終欲改之義有當。而芻蕘之愚。備後君子採擇。庶有助耳

康熙二十八年春二月二十二日庚申後學

耆臺張沐序

晚年定論序

錢緒山曰朱子晚年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序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我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投諸梓謂子以齒嘗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朱子者哉鱗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茂

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問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見如五穀之蓺地種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眞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向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徒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

語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旣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

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
往往缺漏無歸依遂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
場居　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然有悟體念探求
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
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
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
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為立
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

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

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傳習錄敘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

孔子謂子貢曾曰予欲無言他日謂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佩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當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暫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

無間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篇首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

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

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

槃致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游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

徐愛書

讀大學疏畧記　肥鄉湯春縣

先生以止至善爲立志定靜安爲存養慮
爲窮理能得則力行所謂爲學次第即此
其六先七後又次第之許格者也此即致
知格物之功致知格物不是兩須終始一
知而已將知止[illegible]念之明定靜安慮以至
了物而知始至知至而齊治平之埋已說
驗精然意以誠心以正而身以修故一要
於修身爲本而功歸丁知之至此眞程朱
嫡傳凡門要行者前王而不謬從後聖而
不惑者也至章句乃朱子一時所見之者
傳世已入作蹋先生出說有不驚爲乘異
者鮮矣不知朱了於大學嘗不慊心旨謂
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格功夫故作小學
或問以補大學之闕又嘗服理延乎函養
之說急崇程子居敬之畢但見朱子全書
痛快切白先生體驗二三十年不欲甚沒
誨菴若心欲爲表齊以成是書猶不自是

大學疏畧

日與及門講論。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每每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其精研
之功可謂至矣。某幸親炙門下與同學執
殫精竭思。反覆詰難。以質先生。始知其說
之至當而不可易也。惟言從存養而出。不
存養者難以領畧。世之學者。絕未曉存養
功夫。又未經先生耳提而命。即有聆其較
者。或疏于文義而憚于體驗。或好爲博涉
而不務靜存。遽于枯舉之餘
安慮揣度。如之何其可得也
大學功夫只是知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
以至于物而已。凡中矣第甚詳。功夫最有
頭腦並足精一新傳蒙教已久。得此疏解
詳明。真如撥雲霧而見其大
止定靜安慮得曲盡心體之妙。不體功夫
合而爲一
先生真知止仁會定以及大。然矣第非說
說也數語非靜坐存心不能深知其要

存養窮理是心體自然工夫。第有謂先窮理後存養者。是無靜中功夫。不識心體。不識定靜安慮之義。近人有靜坐存心而不思者。又是不識

先儒有謂知止一節爲致知格物傳者。心思儘好。然並列傳中。又失原文精義。先生以爲第三在字。一氣管至文理。變得經傳並憶。

定者。語上一無適敬以直內也。即持志之功也。語人猶易省。靜者。整齊嚴肅。敬以持乎外也。即人忍性養氣之功。此語人難信。存養久。自知之。備見程子遺書。

先生嘗言。慮而后能得。能得則格物。即是力行。益爲大學中十字。言學時非行時。故止曰得。今玩來。與下知至一例。不曰行至而曰知至。其意正是如此。總是大學功夫歸于知至而已。

朱子云。明德爲本。親民爲末。知止爲始。能

得爲終。末爲不是。先生曰本身也。末家國天下也。終始一知而已。與下文一一對針神理是是真切。此解書化工之妙。又精于朱子矣。

先生以存養爲致知窮理亦屬存養以格物爲力行過物將此所明之理到那物上格謂之格格至也物格了而如纔算得至矣此處是宜細玩。

致知是學知格物是學行知行却只是一若不格物這知只是半截還未致到頭所以說不是兩項作功夫終始一知而已如此解說方是自古傳來精一之義常說格物是窮理不但與致知重複與能慮夫誠天下閒有知之極則遇物行下大者又用何功是大學爲本个之書也个說格物是學行止是一大關[illegible]吃緊功夫有謂致亦是亦致格亦是[illegible]格不[illegible]行甚一格功夫者不誠不誠心[illegible]莽不善有文

字是心早已不待正矣如何後面方說正
后心正割裂心正只上許多工夫是大害
處
觀於止知其所止上二詩必如先生解說
方合引証文義此先生善會神理處他人
往往取觀而遺神子曰二語上何承二語
卜句側重鳥說更見神印古人文字
誠意章朱子嘗甚作難屢改未定先生此
齊改得更是精確呼嘗疑　擡獨解得不
同今熟玩敬之一字真是入門到頭功夫
始終只一箇平日此做臨時亦此敬也
朱子於大學若不出存養故作小學補存
養一段功夫今解得知止一節爲存養甚
是明白小學竟可不用先生常云或問
書專言存養所以救集註之失倘認真知
止一節或問自可不作矣
大學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存心體驗出
來的道理心性中自然大序頒之學宮以

教上子者孔子述之而作。故爲不易之經。只因古人文字。皆從心性中體行而出不從存心養性過來者。自難識具疏光有錯簡所以先儒各有一說也。若先生此解似再無可說矣。皆心性中自然次弟也。先生解皆於朱子疑難處說得更透抉朱子創个功而留一隙先生省全功而補一隙前人處難後人處易非有抵猜也人多不識朱子竟疑先生矣博學明辨于朱子全書及朱子與詹師等書可知

說大學疏畧　鄒陵李健

大學之道雖以明親對言而止定靜安慮卽只是明德功夫。疏畧云此心之體止定窮則明靜之益明安之益明再加思慮以窮理則無一它之不明牢牢守宗謂明德誠不似常說彰響或謂常說欲親民非指明德似倫畜明德卽明親民之理况後解仁欲孝慈信皆爲上下相親可知欲民卽以

所明之德謝之究後絜使無訟大畏民志
可知。蓋此親字更作不得新字釋文新字
釋親民之用以德相親則明動變化氣象
日新。故時之雍而曰於變也。
定靜安慮即明德即明明德人心本來原
自有能定能靜能安能慮之體非明德而出
何但不學。本能而失之于是因其能定而
學之使定學因其能靜而學之使靜因其能
安能慮。而學之使安使慮非明明德而何
此本體工夫合而為一：
知止之知是順本體而有定靜安慮是作
工夫其實就是這知去定靜安慮所定靜
安慮的仍是知至定靜安慮後淺者深矣
粗者精矣偏者全矣小者大矣故曰致也
致者盡也知而能致使是明明德
定靜安慮總一緝熙敬止務要以疏畧解
緝熙敬止及淇澳節參看自附繫然。
敬者德之聚也。不敬便都散了焉有不存

養而能窮理者據朱子章句却是從窮理起其後則謂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層工夫向來之論猶爲末安而謂存養任小學又作或問一書極關存養用敬之意今先生則認定靜安慮便是存養用敬功夫適於朱子之意有大快者朱子以窮理爲致知不以存養爲致知先生則以存養爲致如而窮理亦在其中眞眞切切徹始徹終又補朱子所未逮亦足見聖人之經原無滲漏

大學工夫不外致知格物致知格物的惟是惟精惟一傳受來的今說定靜安慮以爲致知足惟精猶是常識可到若說格物爲者物是惟一眞非尋常識見所可到格至也以我所致極明之知以至于物非而何此一念明白心到不了物上到了物上的又不是此明白心便是[illegible]物陷[illegible]爲二者將知止一念之明定靜安慮能透淺

物去。豈不是准

常說知之精便行之至，想未必然。試反已自思慮，有知之極精，物交則引者，此是向故只緣不會涉格物工夫耳。物即家因入下之物紛沓押至，少挾智取，轉瞬間被他引去。只得將此明白心逐日在物上試驗，或格至二三分被物引去，或格至四五分被物引去，或格至六七分八九分被物引去。千方百計要去格他，久久必有所進，此謂之格物。迨格之既熟且精，此明白心一通而不復阻，百感而無一屆，此謂之物格而知至矣。古人教人在大學中加此以用其功，及行家國天下之責，而後發用出來。看物交還能以否，斷不能也。先生此說是精細半毫無走漏處。再想大學原文，畢竟是如此方字字勘合。

意是過道做不得工夫，致知是因在心上做工夫。格物是將此心出去在事上做工

夫。方致知時致一知行而養之致五知十知
存而養之方格物時格一件存而養之格
五件十件存而養之故皆屬存養不然既
會後仍後散了故先生又當以致格總屬
未發大下之大本又云知至意誠心正身
修仍屬末發大本故曰壹是以修身爲本
并於平方是已發達道也又云致知亦自
爲未發格物亦自爲已發但是作學中學
未發已發耳誠正修之未發齊治平之已
發方是出學任事實落有未發之大本已
發之達道也先生之說如此通活
會記先坐解道學自修必以定靜安慮入
講役時亦自漠然今始覺得實落且註解
學修處且有從深久須學是從全不會定
學定全不會靜學靜全不會安學安全不
會慮學處自修是於容有未定修之使定
容行未靜修之使靜容有未安修之使安

容有未處。修之使處處覺神理活現。誠意章。前慎獨屬物格知至。與毋欺相打照。後慎獨屬定靜安慮。以致其知。與誠於中相打照過脈云。非先有以致其知。將以何者而至物乃前後關鍵。最宜着眼。小人開居與上下文極相映帶。若看作別一識論必與此書不省一字。

誠於中。是定靜安慮以致知。形於外。是物格知至。合兩句只完得誠意疏略存云知行惟一。內外無間。所為意誠者此也。以誠中之誠為誠意之誠。似非然以此誠中者形外故日意誠正是此一誠也。

孝弟慈三句至康誥從來難看處略不離好惡說。雖緊根上章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其實自誠意章發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說了箇真好真惡。一線串下。心誠求之。乃是以真好惡求真好惡以真好惡求赤子之真好惡。不中不遠。以真好惡求民之好

好惡不中不遠。家國有異而理無異只造一箇誠故教家即所以教國故孝弟慈即所以教事君事長使衆俱自文原有一向看不出耳今始醒豁

大學疏畧辯　上蔡李範世

明德即明所親之理親民即以所明之德親之如何範世曰設天止生我一人於何見德向何處明明復何用惟有家國天下許多人日與我相對皆須我去長我去敬我去孝我去慈我去信其間好不知邪惡不知美最是難不又須我去上下前後左右之悉摯此即明明德之功全在親民上明即在親民上用非明即明其所親之理親即以所明親之乎明明德即致知親民即格物明即明所親之理親即以所明親之脩致知即致所格之知格物即以所致格之也本是一套非三般二樣

知止之前儒者謂有格致功考何如說世

曰此因誤看止定靜安爲成效而無功夫深看了知字也不知此知是吾心素明之體大學中初教人立志止至善便自含大概識得簡好反要向上去謂之知止由此方用定靜安慮功夫以致此知也先生謂此加是明德發端處發端似淺那說是本原自力量故曰立志又嘗曰志心之之也心有所之不知而之乎知即志志即知也立志之後方用致知格物功夫如常說當不立志而遂能致知格物乎抑嘗致知格物了而後立志乎真無倫次矣

先生謂知止之時尚無至善如何範世曰原文不曰知至善而曰知止可知矣再玩後群文亦不曰知至善而曰知止更可知矣止直是心專一于此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不之東不之西是也非志而何方立志時只是知得立志豈便即知至善之所以乎孔子十五志學及三十而立時固尚有

惑也。由此而定。而靜。而安。而慮。漸次心明而知至善矣。

先生認定靜安慮為存養。何所據。絕世曰在中庸為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在大學為定靜安慮。此其據也。存此志。養此志。使生使長。乃當頭一層要緊功夫。古人之學。自始至終。不能少此。程朱俱如是說。豈大學為聖人之經。而反闕此乎。朱子見存養之功不可少。作小學以補人學之缺。又作或問一書。以救集註之失。補救誠是。何如即認此節為存養。不尤便乎。定靜安慮以致知。即中庸未發功夫。若以為成效而不以為存養。是少未發一層。格物以力行。即為中庸已發功夫。若以格物為窮理而不以為力行。是少已發一層。如此。豈但存養宜補更宜補力行矣。

疏界曰。古之人。欲明我之明德于天下。而使相親也。使將明德親民。融成一理。而止

主善之體用卷無滲漏矣明德下孰親民親民必本明德經此旨傳亦此旨皆被注者蒙混今經先生合來與後傳文大爲剖貼。

先生說格物爲力行在乎屬致知之後殊駭人聽絕世曰致知力行從來一定之先後自然之次第何駭爲得毋泥于舊聞而不求義理之實也致知已是窮理又以格物爲窮理一日重爲兩月格字亦悖常解細省反爲可駭爾雅格至也以知至物文頗省便穩妥我有知矣自然要到物上若不到物上致知何爲如好而知惡覩愛不辟惡而知美賤惡不辟知美惡致知也不辟格物也心誠求之致知也不中不違格物也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者致知也無以加諸上下前後左右者格物也傳中無非此旨我所極明之心到那物上方才住得手不到物上止是上截終無下截既無

下截連上截亦不中用故必物格知至而
明親之事乃盡矣
道學也謂是不定静安慮要學定静安慮
自修也謂是學有得失稍行未定静安慮
修之使定静安慮瑟僩恂慄謂是始終一
戒慎恐懼之心以存養乎內赫喧威儀謂
是始終一嚴威儼格之容以持敬丁外明
德之至善得矣盛德不忘謂是親民之至
善得矣賢其賢學先王之明德親其親學
先王之親民君于明德親民之非也樂其
樂遵學校之敬利其利守用坐之養小人
自相親之實也謂此段釋文不雖存養用
敬皆止定静安慮得精旌也細玩之無一
字一意不本經文以立言方是門體若全
經義泛說道理從不可以相過然支灘尚
合在時文為考究聖人總何以未法叫
疏畧十傳極力發揮經義似尚有言不盡
意之意又何有自道已見旁參他意之處

讀疏畧。亦可見先生有存養用敬之學。方能省存養用敬之實。方能爲存養用敬之言。非口耳常俗所能議其得失也。雖然先生之說。出於數十年之體行。其心細其功深。凡有一說。必幾經體認。幾經改正。而諸占筮諸令。驗之人情。參之物理。可常可變可通可久。無不合矣。而後定之。此斷非粗浮之心。執滯之見。所能測其一二也。是必游其心。定其志。去其成見。沉潛靜坐以觀之。又動而體行。歷得失以驗之。庶幾其有合也已。

大學

張沐疏略

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大學。大人之學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子。庶民之俊。皆入學。與日賢君良佐。皆

出其中是以成已成物爲學故大也道路
也學有路乃可循而行也明德人心本來
之明覺能通物理而得之于心故曰明德
但此明德必有以明之而后明不明之遂
亦不明故在明之也民天下國家之人也
親和雖也即尚書親聯協和及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之義但必上之人有以親之而
后親不親之遂亦不親故作親之也明德
即明其所親之理親民即以所明之德親
之也至善純善無惡之謂明德之至善即
親民之至善止志也志一之乎此而無二
謂之止立志乃大學最先一屑功大此時
尚無至善而則許之志止于是而不還也
一心止于至善便是心之明覺處故曰知
止此知即明德發端處也止字最爲付力
故知止而后有定定者主一無適敬以后
乎內也即持志之功此形心定則則小物
之來或善或惡即已大概分曉而明德漸

明矣之久而后能靜靜者整齊嚴肅收以持乎外也所養氣之功此時外之收斂者愈嚴內之操存者益固不善日遠而德之明又有進矣靜之久而後能安安存與善相習身心漸覺穩便寬利此時善之存養者益厚而德之明又進矣安之久而后能慮慮者學問思流窮其理而通其變此猶善之存養者益遂而明德遂無有不明者矣慮之久而后能得得者明德之至善得即視民之至善得矣一在字領至能得方盡其義學之矣第其焉眞知止自會定眞完自會靜眞靜自會安眞安自會處眞慮自會得此明明德大然矣範非强設也即致知之實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本身也。末家國天下也。終始一知而已。俱見下文引古以明先后之次序。古之人欲明我之明德于天下。而使相覩也。未有國未不治而即及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國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者。先齊其家。欲齊家未有身不修而家可齊者先修其身欲修

身未有心爲身之上著不得其正而身遂
修者先正其心欲正心未有起意常誘了
物感而心主能得其正者先誠其意誠成
也實也心之感物而動者曰意意界内外
之際感應不及持之問最難成實着不得
丁大工夫還從心之明處做起故欲誠其
意者必先定靜安慮以致其知也致盡也
知本來明體即知止之知也此心之體止
定則明靜安慮明冉思慮以盡知天下物
堲遂無所不明止段結知所先也格至也
致知原欲以應物感明在心而不至于物
攷知何用故致知在至物遇物將我所明
之者堲到那物上物格了而后知纔算得
至矣知至則内外惟一雖忽感忽應之間
安無非誠中者之所形耳而后意誠至意
誠則以一知兼體明而所學者精且熟矣
此後只須操存此心使在自無不正而后
心正心正則身自納于繩曲律度之中而

后身修。身修則家可敎，而后家齊。家齊則治國，亦推此理而行之，而后國治。國治則天下雖大，亦由此漸被，故天下平。此段結知所後也。此爲學次第益詳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天子不修身，無以爲天下之本，諸侯不修身，無以爲國之本，士庶人不修身，無以爲家之本。故一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何也，身爲昏亂之基，其所厚者如家人，尚且薄之而不親，而其所薄如國與天下，反厚而親之，斷斷未之有也。然身之所以修，始于致知，終于格物，知之所至，即身之所修。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所

又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結明古所謂脩精性之功。即此。孔子著大學。其道備其文明也如此。

右第一章。孔子本古大學設教之義而作以與門弟子修於家者。其下文皆訓釋之義。後儒因篇中有曾子曰三字。以為曾子所述。亦或然與。古本不分經傳。通為一篇。今別為十章。參用朱子章句。畧有更正。謂此

如本二句。古本原居末之有也之下。今如之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

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康誥周書成王誥康叔也克能也能古耐字極有力太甲商書伊尹誥太甲也顧諟諟諟古是字顧諟言心之尊一也明命天之所命故曰明命帝典虞書峻大也自對依氏說明德即親民之理明之于我心也依帝王不求治于人要皆自明已德而已緝文開作明明德義如此也

右第二章釋明明德

古本此章通後至止于信作沒世不忘之下今從朱註○按此文止釋自明其德以見帝王無不求已之意而不釋如何當明明德者答以經文定靜安慮六明明德之功者已晰而此本之以為六無容再贅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

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盤沐浴器也。銘刻語其上。以自警也。親民即以明德親之。民之不親上。皆惰也。故親民之功。如滌塵。不可一日不新。一新即親功而言也。民之汚于染俗。舊矣。一日不滌舊習復萊。苟能新之以一日。即宜繼之以日日。又當時為振作。如始新之日。上稍息下。即皆矣。作新民。自明其德以作新乎民使皆親上也。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自后稷以來。本係舊邦。為諸侯而已。至于文王能親其民。天命歸之。則一新也。觀此三言可知自新之極。自能新民。新民之極。自能新命。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言自新新民之極也。經文在親民。言自明其德。民自於變而共明其德。義如此也。

右第三章釋親民 按此文不釋親止言自新新民之極盡前齊治平及言所薄皆親之義見于後文者亦皆親之義亦不必釋也親猶尚書之言時雍新猶尚書之言於變於變時雍非有異旨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音烏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聖經止定靜安慮皆存養用做工夫故此段釋文不離做意引商頌玄鳥之詩謂王者邦畿之大惟民各自覓一家宅而不泛處引小雅緡蠻之詩見丘隅之處鳥亦各自求一巢窩而不亂棲凡于引詩嘆曰於止非亂止乃中心常記慮而知所止者乃有此止也人心各有所當止何反目非而不知求乎前一何求二詩言後・句側承鳥說深以爲做至善之止便宜說作家宅巢窩日求止之記慮不忘如此豈有不得至善之理此一節專釋知止二字極有工夫引文王之詩言明德止至善也緝續熙明緝續一念之明只在至善上定靜而安慮焉便是敬其所止不緝熙則收以敬以而止亦失矣可知定靜安慮存於處總之一敬也仁敬孝慈信皆至善之德止仁是

上下相親止敬是君臣相親止孝止慈父子相親止信是國人相親故知明明德即明于親民之理也敬止只一耳任是何事那事必有箇至善處在君曰仁在臣曰敬在子曰孝在父曰慈在國人曰信此主于一敬自無所不敬發使無訟言視民止至善也百姓親而五品遜協于中德然後能無訟故至善也必也使是止之之尖雖猶人者人聽斷得者聖人亦能聽斷之人聽斷不得者聖人亦不能聽斷在末上理會終亦猶人耳若使無訟則必君仁臣忠子孝父慈閒人相信無可訟之情實自不得盡其訟之虛辭蓋大有以敬畏乎民之心忠服上之德教而自修其德以相親非要之然也此無訟反易于聽訟何也此謂知本求諸身而不求人也豈若聽訟者之舍巳求人安能必其不我欺乎故知視民即以明德親之也經文言知止至善以及定

靜安慮義

如此也。

右第四章釋止至善 聽訟節古本原居止於信下今從之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

以沒世不忘也。

此段釋文，亦不離存養用敬之義，皆定靜安慮精義也。詩衛風淇澳。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也。斐，文也。切磋琢磨，皆治玉之事。瑟，嚴密；僴，武毅也。赫，盛大；喧，宣著也。諠，忘也。切磋言學也，志于至善而有未能，則如切如磋以學之，或考之古人，或講之師友，下定學定不靜學靜不安學安不慮學慮由粗以漸求乎精焉。琢磨自修也，學之有得，有失未能盡善，則如琢如磨以自修，或將自省察時自克治，有未定修之使定，有未靜修之使靜，行未安修之使安，行未慮修之使慮，止疎以漸至于密焉。瑟僴洵慄也，始終一戒慎恐懼之心以存養乎內。赫宣威儀也，始終一嚴威儼恪之容，乃持敬于外，而明德之至善得矣。終不可諠者，言德既盛則接諸民而無不善，民自覲然效法

而不能忘親民之至善得矣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文王也君子後之君民小人後民也賢其賢學先王之明德親其親學先王之親民此君子明德親民之事也樂其樂遵學校之教而無憂利其利守用界之務而不墜此小人被明德親民之化也如此故雖沒世而觀感效法猶不能忘也引二詩要見綱言定靜安慮而后能得義如此也前詩言功之用效之彰見得至善之實後詩又言沒世之效盡得至善之並。

右第五章釋得至善（此章古本在誠意章下今從朱註）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

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誠其意者。意上着不得工夫。只物感時。毋自欺其知。知而已。知惡當惡。便卽惡了。知善當好。便卽好了。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惡臭擬物好色善色也。內與不欠。外亦不欠。此之謂自快足其心而已。故君子必愼其獨。臨事加謹以戒其欺也。經謂物格知至而后意誠者。其義如此。然非先行以致其知。將以何者而至物乎。試觀小人閒居

苟只在不善作功細所不至心甚不善處
存埋往不善處發及然君子而後厭然銷
阻閉藏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如君了之
視已早見其為不善之肺肝揜善何益此
謂善必誠于中方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
獨不曰恃敬以誠善于中也經所謂誠意
必先致知以格物者其義如此誠於中即
定靜安慮之功存養得此知極其充實中门
然發出來有善無惡不待揜者也獨者無
人指視之將慎者不善十目十手之嚴厥
時之與中目繼此一敬故所了益釋一言
口慎獨之功視雖不及常如十目所既不
容自昧指雖不及常如十手所指不容自
怠其如此之嚴于當者指則必潤居意既
誠則心德當矣行不潤身者乎德當身潤
已兼心正身修而有之德當則心廣人身
潤則閒舒用嚴慎之中文未嘗不有悅樂
也可見功全誠意為難效至誠意為大故

君子必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以誠其意。而此後皆謂如矣。

右第六章釋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以誠其意。此章古本在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之下。今從朱說。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先言身感外物。而心不得正。然後因心不正。而身不能修也。心本虛明之體。原不

偏倚于物因身在世間多有忿怒恐懼好
樂憂患等事感動于心而心逐爲物感所
誘則有所矣非偏着於忿懥則偏着於樂
懼非偏着下好樂則偏着於憂患於是不
正之心離欲正而不得矣故曰則不得其
王孟子所言物交物則引之是也既引之
於外則虛明之物離其舍矣故心不在焉
言不在腔子裏也今學者須疑心何得有
不在時是以心爲內心也則坐人不在之
說安矣孔子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更可見
也樂記有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
惡無節於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是也心
不在則身無亡故視聽食三何言身不修
也目視非心視見形而已不能辨邪正也
耳聽非心聽聞聲而已不能察是非也口
食非心食充飽而已不能審義理也三者
是此身最切實平易工夫且不能修況達
人乎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

能存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必先於不用下止定靜安慮得功夫以致其虛明之主使常在腔子中。在則正矣。正則修矣。今學者只似說臨視聽食時心偶不在誤矣。全在平日操存涵養工夫。

右第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辟。偏也。之猶偏也。辟于親愛畏敬哀矜。是偏于所好。則好不知其惡矣。辟于賤惡敖惰。是偏于所惡。則惡不知其美矣。一家之人。誰惡誰美。有何難知。惟不致知。則知自昏。不格物。則物物自蔽。仍是不誠其意所好者之惡。所惡者之美。雖視而不見。雖聽而不聞矣。如是則好人之惡。惡人之美。身不修矣。一家之人。何所適從而能齊乎。諺語是舉兩般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以例其餘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仍是知不至故身不修也。故經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第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

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
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
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
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
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齊治皆所以使家國為善去惡相親睦也故皆曰教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其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者無之不可以教家人孝即不可以教國人事君孝者即所以事君也不可以教家人弟即不可以教國人事長弟者即所以事長也不可以慈家人

即不可以使國人慈者即所以使衆也家
國有異而理無異總此一誠而已矣故引
康誥言誠以明家國一理之實慈母求赤
子之好惡不中不遠保民而求民之好惡
亦不中不遠以貞好惡求貞好惡理無不
一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豈必學保民而
后教問亦學其誠而已致知格物是也仁
者誠之本心讓者誠之禮容貪者不誠之
好矣者不誠之惡興仁與讓以誠感誠也
作亂以不誠感不誠也機爲樞軸以旋轉
之物也順動則順逆動則逆以逆求不可
以得順以順求不可以得逆者也家國感
應如此不甚故亦曰機也一言僨事二伉
古而舉此也言機之所作本可以一人一
言諸成忽之堯舜仁讓之驗衆紂貪矣之
驗而身先正也所令善也所好不善也從
好御從令之機之所以爲機也善有諸已
而后求諸人惡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人已

無異心如巳之心即如人之心是恕人自感動思念而喻我求之非之之故也若穢身不恕徒以大義責人彼但見上不如心以待下自不從矣又何能喻北善當爲惡當去之故乎未有學養子以上言家网一埋任于誠臧身不恕以上言其機不爽任于恕誠者恕之體恕者誠之用一也引用南桃夭之詩小雅蓼蕭之詩曹風鳴鳩之詩以足不出家之義篇內孝弟慈仁讓之類指親民之實若言機言興言從好言喻人之類皆所以親之所新之義也

右第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老老長長恤孤

修身以齊家者、與孝與弟不倍、觀感之在國者。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度也。矩方尺也。言人心有定、如矩之不易。君子以治國之矩。絜乎天下之矩。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小雅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

爲天下僇矣。小雅節南山之篇節節高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尹氏不稱其職失民之瞻望其辟同僻偏也僇戮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詩文王篇師衆也儀詩作宜峻大也言人命難保。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爭鬭其民教之使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於常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王孫圉對晉之辭。善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故文公對秦之辭。言出亡人不以得國爲寶以愛親之喪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休美也休休言好賢之心下若已有其心好之是也如有容大量也下寔能容是也彥美娼忌疾害違拂殆危也唯

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逐娼疾之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委聽天命過甘心任過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與災同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大道所學之道貫有諸內曰忠外如其內曰信驕矜逆不順理泰安肆不慮患生財

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生衆爲疾屬下。食寡用舒屬上。）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盜臣剝君罪小。聚斂剝民罪大。）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

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以聚斂爲善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老老長長恤孤君子方以此修身齊家而一國之人皆化之君子因是知人心有矩可以取而挈之於天下天下不難平矣誠人此矩天下人亦此矩也絜矩者不外好惡而已如上下前後左右是也樂只之詩言好惡之得而天下父母之南山之詩言好惡之失而天下僇之峻命之詩言好惡之得失所關大也是故君子先慎獨以誠好惡謂之仁德自能得人得上而財用亦因俱得矣可見德重財輕若時君往往重

學政者
財究之民散財悖出不但財用之而人士
俱失矣又引康誥之言見天命必歸于誥
故楚書不以財用爲貨而以善爲貨身犯
并不以人上爲貨而以仁親爲貨是善之
所在雖人土財用有所不取而天命正必
歸之反能得衆得國以有財用也然人下
之大不能無人共理又在進賢退不肖故
又莫善于泰譬之言此事又須舉好惡叫
仁人一毀是好惡之得見賢不舉一毀是
好惡之失賢不阿好雖明知其賢而不好
往往委治亂于天命不善之人能從欲明
如不善而好之往往寧自爲任過故君于
有大道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仍不外
愼獨以誠好惡而已忠信愼以全其好賢
惡不肖之本心而不天下之大道得矣驕
泰不愼以恣其好不賢惡賢之逆心而乎
天下之大道失矣人君所以惡賢喜不肖
者又爲小人能生財以遂人君之欲耳下

知生財君子亦自有大道生之者衆使民樂業食之者寡官無冗員為之者疾不違農時用之者舒制用有節源深流長則財恆足而天下平矣觀于前說仁者散財民聚民是以財與發其身不仁者聚財散民是以身與發其財此理斷然不易未有上好仁以親民而下不好義以親上者未有下好義其事不終府庫不足而使上困于財用者觀于獻子之言可知不以得民之財為利以得民之義為利也若夫小人識淺學鄙不見逆大彼非有心病國不過以營為善道而不則義之為利利之為害也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其如何哉好貨財喜背小二者時君之深病破之方能慎獨以挈好惡百姓親睦而天下平矣

右第十章釋平天下

物至知知而好惡形好惡者知也致此知

則爲明德自誠意節立好惡兩誠以後心身家國天下節節不外好惡亦可思明德親民之要在致知矣